

# Look at Rhetoric: A Moral Philosophical Tool for Attracting Good

Qin Zhou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 Abstract

Socrates first accused written writing in a less rigorous language in the Phaedra, but how should an article that “loses” its function be realized? Socrates theoretically explained the ways in which the functions of an article are realized through a shift in oral languag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He used the entire dialogue as a practice to demonstrate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rhetoric, that is, guiding the mind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mind, and language is only a tool in the process of action.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rhetoric is not simply a concrete article that relies on words to achieve persuasion, but a moral philosophy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d. Although its theory has limitations of idealism, it also maintains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philosophical humanism.

## Keywords

Plato; Socrates; moral philosophy;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Dialogues*; rhetoric

## 修辞术——引人向善的道德哲学工具

周钦

温州大学, 中国·浙江温州 325035

## 摘要

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先是以一段不甚严密的语言控诉了书面文字,但是,“失去”文字的文章应当如何实现其功能呢?通过对口述言语和文章内容的转向,苏格拉底在理论上解释了文章功能实现的方式。他以整篇对话作为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修辞术的具体作用过程,即通过了解心灵实现引导心灵,语言只是作用过程的工具。由此可见,修辞术不是单纯依赖文辞实现“劝服”的具体文章,而是建立在心灵基础上的道德哲学。其理论虽具有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又不失哲学人本主义转向的进步性。

## 关键词

柏拉图; 苏格拉底; 道德哲学; 《文艺对话集》; 修辞术

## 1 引言

在《文艺对话集》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先是通过三篇文章展开对爱情的讨论,其中还涉及了灵魂的问题。后半部分对话则转入对修辞术的探讨。在朱光潜先生译的《文艺对话集》中,译者通过注释将整篇对话关于修辞术的讨论分为三大段。首先,苏格拉底通过对比关于爱情的三篇文章攻破了诡辩派的巧言,建立起自己的修辞术并阐释了哲学的任务。第二大段则重点谈论了修辞术的性质及学习方法。最后一段,苏格拉底首先以神话入手,说明了文字的局限和流弊,后又提出三种不同层次的文章,重申了文章的终极功能和最终目的是“以给人教益为目标的,其实就是把真善美的东西写到读者心灵里去”。在这一段里,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指控本身就具有不严密之处,另一方面,文字作为文

章的重要表达工具已经不被信任,但苏格拉底依然乐于讨论文章的价值并对文章的功能提出了十分理想化的要求<sup>[1]</sup>。那么,“失去”文字的文章又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哲学任务及价值呢?通过探讨其功能的实现方式,我们将进一步了解作为道德指引工具的修辞术。

## 2 指控文字

苏格拉底主要从两方面来阐释了文字写作的弊端。首先,他认为阅读文字“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因而文字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从字面意义上看,“再认”和“记忆”显然不能构成对立关系,“再认”既然是对已知符号的回想,其中无论是印象的初次形成还是再次辨认都包含了记忆这一活动。再结合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以及《柏拉图全集》中《斐德罗篇》的翻译版本:“他们不再用心回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帖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这里,我认为苏格拉底也可能是想表达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只能

【作者简介】周钦(2003-),女,中国浙江绍兴人,在读本科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研究。

提醒人们脑海中已有的印象或已经掌握了的事物，而不能引发人们的灵魂回忆获得真正的知识。因此，在教育功能上，文字只能模仿到真实世界的形似，也就无法为他人传授真正的知识，只能创造“吞下知识”的假象进而引发人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字作为一种僵硬的表达工具“不能以语言替自己辩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怀疑文字却不怀疑语言。他并不像庄子所说“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将被言者看作变动不居的去质疑语言的僵硬尚可理解。但柏拉图在文字和语言之间又划了一层界限，认为文字是对语言的模仿，并非属于语言的一种书面表现形式。他将抽象符号共有的局限性只放在了文字身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苏格拉底在前面的对话中又认为文章写作本身不可耻，写得坏才可耻，这也与此处对文字写作的质疑存在矛盾之处<sup>[1]</sup>。这一番对于文字和语言的论述虽不甚严密，但其中也体现了柏拉图的思想主张并为文章功能的实现留下了空间。既然文字不可信任，那么要实现文章感动心灵、传递真理的任务就应该寻求其他方面的转向。

### 3 转向言语和文章内容

在这里，口述的言语作为文字的对立面颇受重视。既然柏拉图没有把文字看作语言的一种书面表达形式，那么与之相对的口说文章也就不是泛指所有用语音形式表现的言语。通过他对文字互动性局限的诟病我们推测其对立面应当强调的是作者在场进行口述的文章表现形式。首先，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就决定了说话是一门重要的艺术。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在政治权力场上，谁能够以辩论的优势说服他人、改变他人的意见，胜利就属于谁。但是与之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是拒绝将语言艺术变成一种政治工具的。一方面，他的修辞术要求在语言形式上靠口述来实现劝服的功能，另一方面，这种劝服指向的又必须是哲学、是智慧的传播。这也就对应了上面对书面文字的第二条指控——自我辩护。纯粹的文字写作可能会造成意义的赘余或缺，单方面的输出导致无法准确地传达意义，这也就影响到“劝服”功能的实现。退一步讲，尽管文字可以用华丽的辞藻说服人，但也无异于智者学派制造相似、搬弄是非的花言巧语，不能在本质上引导心灵向善。而口说则不然，对话具有实时性交流的优势，即兴的言语可能不如精心雕琢的书面语精美，但能够及时纠正对方的误读。采用口述的方式在苏格拉底看来既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真实界，又能够避免文采中的艺术性喧宾夺主以保证哲学对真实性的执着追求。从苏格拉底对口述这种表达方式的青睐中我们可以看出，“真”作为哲学的任务是传达内容的核心，手段应当致力于表现真实界；“善”是劝服的最终目的，文章要实现的是引导灵魂从善；而文章形式上的“美”则只能作为劝服手段，其艺术性应当服务于内容。

苏格拉底首先将文章功能的实现方式在表达上转向了

口说的言语，承接上面对言意关系的探讨，他又巧妙地通过指责斐德若只关注说话人而不关注说的内容来引发关于文章内容的论述<sup>[1]</sup>。苏格拉底认为，最高尚的文章应该找到一个契合的心灵，并在这个心灵中种下知识的种子，使其生根发芽并不断传播。在谈及如何实现时，他首先提出写作者自身要对真正的知识有完整的认识，进而对应了前面对心灵本质的讨论。他承认心灵的多样性和文章的灵活性，认为心灵既有纯一的也有杂多的，在辨明是否纯一的基础上再将杂多的心灵划分为若干纯一，然后穷究各个纯一的本质以达成对心灵本质的了解。在掌握这些的基础上再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心灵对哪方面主动发生影响，对何种事物有兴趣。最后才能写出与心灵本质相对应并投其所好的文章，实现文章感动心灵，传播真理的任务。到这里，纯一能否被探得其本质以及如何探究纯一本质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依靠某种客观具体的方法来解决了。文章功能的实现最终还是要走上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认识心灵的本质就要回归灵魂的三分说。这在苏格拉底第二篇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说明，灵魂来自本体世界，曾经由宙斯带领，跟随众神在天上徜徉遨游。他们跟随哪一位神，灵魂也就习得与谁相似的本性，心灵也就具有怎样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窥得本体的某个局部，受到怎样的滋养，心灵便会被什么样的内容打动。从理论上说，对灵魂的认识才是苏格拉底文章最高功能实现的底层基础。这种理论上的“认识”是抽象而主观的，其具体实现过程还应当从苏格拉底的实践中得到解释。

### 4 苏格拉底的亲身实践

那么，理论上停留在抽象、主观层面的“认识心灵本质”是否就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呢？脱离具体的文本、总观苏格拉底和斐德若的对话我们也许更能理解这种文章修辞术的功能实现。《斐德若篇》整体上没有像《会饮篇》《斐多篇》那样就某个明显的问题线索展开讨论。其一开始便是二人的偶遇，首先是苏格拉底被斐德若引诱，此时他被动地接受着斐德若对莱什阿斯的赞美和叹服，并表示和他一样“听得神魂颠倒”。前半段，苏格拉底不仅言辞委婉、态度谦卑而且还接受了斐德若的任性要求做了即兴文章。整个氛围轻松俏皮，好像一个成年人假装陪孩子玩耍的喜剧。在模仿了莱什阿斯的诡辩文章之后，苏格拉底才开始自己对真正的修辞术的严肃讨论<sup>[1]</sup>。通过最后斐德若对智慧的追攀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整篇对话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完成了对斐德若心灵的引导。苏格拉底用亲身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修辞术的实现方式。一开始他并没有以激烈的言辞进行反驳，而是以一出自导自演戏剧融入斐德若的世界。这也就显示了苏格拉底对话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言辞胜利或功利的劝服而是先要了解对方的心灵，使其心悦诚服地转向哲学。就像他说的“若是我不懂得你，我就不懂得我自己”，面对这个对知识满怀热情但是头脑又有些糊涂的年轻人，苏格拉底首先要做的就

是去认识他，通过妥协的沟通走进斐德若的心灵为修辞术的讨论奠定基础。在整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是清醒的，他带着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能巧妙地运用修辞术的技巧。他仿作诡辩派作文，玩弄读者也是想要提醒众人要时刻保持清醒。

但是，修辞术能做的仅仅是引导，就像黑格尔解读的那样，“实质的东西是永恒的、自在自为的，但也同样必须通过我产生出来”。实在的真理通过思维建立，思维是自由的，它所处之处就是他本身。我们要做的是摆脱其中特殊的主观性，使意识或思维复归于自己，由此才能接近真理。苏格拉底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引导斐德若发生转变，但这个转变必须由他自己掌握自己的意识，通过他自己内在的转向掌握真理。苏格拉底劝服斐德若的整个过程就可以看作修辞术功能实现的优秀范本，心灵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通过了解心灵、沟通心灵的方式才能实现对心灵的引导。修辞术是引导心灵的工具，而对话语言又这仅仅是修辞术的形式工具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的笔触也给了我们答案。在整篇文章中他没有用具体精密的逻辑顺序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内容，而是以零散的对话式语言为我们呈现一个大致的轮廓。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文本字句了解文章大意，但是对哲学的理解却不能单纯通过语言文本获得，真理并不是文字本身。或许他在《斐德若篇》中为我们创造的阐释和理解上的困难也是在提醒着我们不要企图通过字面解读来获得真理。文本或修辞术都只是通往哲学的工具。

综上，文章如何引人向善的问题便可以得到解释了。总体上看修辞术是通过引导他人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来实现“向善”的，引导他人的方式也是通过认识他人的心灵本质，做出对应心灵的文章来实现的。苏格拉底控诉了文字，将修辞术转向口说方式以及对文章内容的关注。其逻辑的落脚点

是心灵的本质，是对灵魂的认识，由此可见修辞术功能的实现依赖的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文章的字句言辞也不是文章中说明的某种方法技巧<sup>[1]</sup>。他关注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如何作用于人的心灵。将真善美写进入心里靠的是人主观建立的文章和心灵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类似于心理学方面对个体心理机能的探寻和认识，因而我们对文章修辞术的理解不能单纯从现代文艺学、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我们无法从现实的唯物的角度在其中找到具体可行的文章功能实现方法，因为苏格拉底的文章是根植于心灵的道德哲学。

尽管他的文章功能实现论在认识上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但他的修辞术实现了真与善的结合、善与人的结合。他通过对心灵的关注，将道德目标的推动力转向人的内在，在与智者学派相对立的方面扩充了实践理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像孔子将服丧礼仪制度的推动力转化为人内心的情感诉求那样，苏格拉底也是将知识、道德的发展进行内转，体现出对人的心灵的关照。他将外在的实在、真理以及道德追求的推动力转向人的思维，实现了关于内在的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

####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古希腊)[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3]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古希腊)[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庄周.庄子精华[M].上海:中华书局,1941.
- [5] 何源.引导灵魂从善的哲人之艺——论《斐德若》中的灵魂与修辞[M].广州:中山大学,2010.